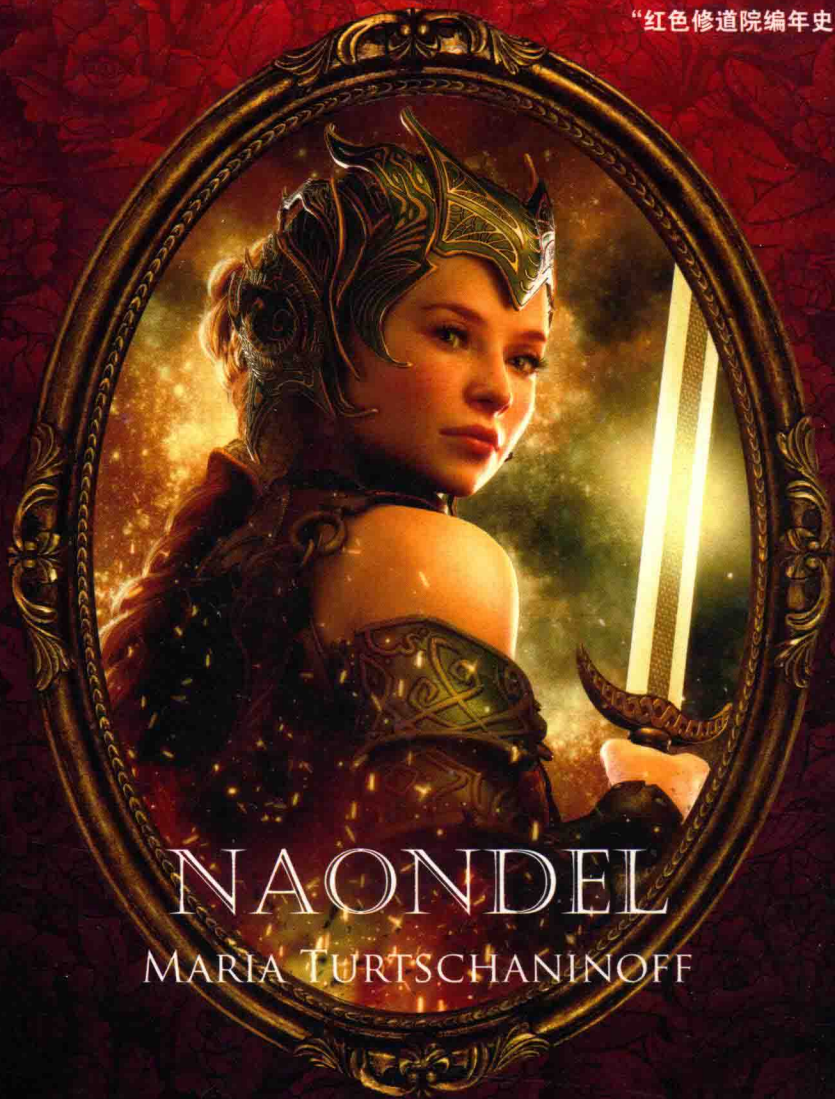


“红色修道院编年史”系列



NAONDEL
MARIA TURTSCHANINOFF

门诺斯岛重生之路

〔芬〕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 著 沈贇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红色修道院编年史”系列

NAONDEL
MARIA TURTSCHANINOFF

门诺斯岛重生之路

(芬) 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 著 沈鑫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0790

NAONDEL

by **Maria Turtschaninoff**

Original text copyright © by Maria Turtschaninoff, 2016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Schildts & Söderströms,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Maria Turtschaninoff
and Elina Ahlback Literary Agency, Helsinki, Finla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诺斯岛重生之路/(芬)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著;
沈贇璐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红色修道院编年史”系列)

ISBN 978-7-02-013184-6

I. ①门… II. ①玛…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芬
兰-现代 IV. 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423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84-6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玛丽亚·图特查妮诺夫

Maria Turtchaninoff

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擅长以瑞典语写作。自五岁起开始写童话故事，以创作抒情的、带有历史特色的奇幻故事闻名，常常以女性为主角。曾被授予“芬兰青少年奖”（The Finlandia Junior Prize）、“瑞典国家广播电台文学奖”（The Swedish YLE Literature Prize），两次荣获“瑞典文学协会奖”（The Society of Swedish Literature Prize）。此外，她还获得“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文学奖”（The 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提名。目前居住在芬兰。

译者简介:

沈贇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译作有《不一样的世界——青少年儿童文学评论》《公平竞争》《冬天之书》《门诺斯岛重生之路》等。



九久读书人
专注外国文学, 分享文学风向



爱读书的小孩
把世界上最好的童书带给孩子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99网上书城(www.99read.com)有售
天猫商城: 九久图书专营店 (<http://jiujiuts.tmall.com>)有售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这份手稿是红色修道院的绝密档案。手稿里包含了纳翁岱尔以及第一代跋涉至门诺斯岛的修女的故事。这里记录了我们的心路历程，一字一句全是由我们亲笔所写。手稿的一部分写于我们到达门诺斯岛之前，另一部分则是在红色修道院建成之后书写完成。手稿中的许多内容仅限于修道院内传阅。这其中的故事纵然艰险，但却不应被世人遗忘。修道院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它为我们的信徒提供了一处避难所，创造了一个让女性共同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愿我们的记忆同修道院一样，永世长存：

大嬷嬷卡比拉，逃亡领袖克劳拉斯，女祭司加赖，侍女兼二嬷嬷艾斯泰奇，织梦师奥尔索拉，勇士苏兰尼，玫瑰使者达艾拉，以及逝者艾欧娜。

● 目 录

1	第1章 卡比拉
60	第2章 加赖
99	第3章 奥尔索拉
132	第4章 加赖
153	第5章 卡比拉
172	第6章 苏兰尼
195	第7章 卡比拉
204	第8章 克劳拉斯
219	第9章 艾欧娜
235	第10章 克劳拉斯
247	第11章 卡比拉
253	第12章 加赖
255	第13章 克劳拉斯
259	第14章 卡比拉
268	第15章 克劳拉斯
273	第16章 加赖
274	第17章 克劳拉斯

275	第18章	苏兰尼
276	第19章	克劳拉斯
278	第20章	卡比拉
279	第21章	加赖
280	第22章	卡比拉
281	第23章	克劳拉斯
282	第24章	苏兰尼
291	第25章	克劳拉斯
294	第26章	苏兰尼
298	第27章	克劳拉斯
304	第28章	达艾拉
309	第29章	卡比拉
315	第30章	埃西柯的来信
321	第31章	达艾拉

第1章 卡比拉

回望这漫长的一生，我爱过的人并不多。我出卖过两个人，杀死过一人，也曾遭到过他人抛弃，甚至连我的生死也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的过去里，没有什么光彩或是称得上美好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拼命回忆，回忆欧哈丁，回忆那座宫殿，回忆所有在那儿发生过的事情。

过去的欧哈丁，没有宫殿，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儿只有我父亲的房子。

我生在一户富裕人家。家里的庄园年代久远，古色古香。庄园坐拥一大片香草森林，几片水果花园，还有种着秋葵、小麦和罂粟的广袤田地。我家的房子坐落在山脚旁的小山坳里，一眼望去十分漂亮，在酷夏的正午时分，小丘可以用来遮荫；等到严冬的暴雨天气来临时，小丘又成了一道屏障。房子的墙壁历尽沧桑，用石头和黏土砌得厚厚的。屋顶露台的视野一望无际，自家和附近的田亩都能一览无余，连那些个庄园、香料森林，还有汇入大海的萨卡奴伊河也可以尽收眼底。往左边能看到阿雷克上空的袅袅炊烟，那里是凯伦诺克的首都，也是王公的都城。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依稀瞥到西南方向的大海，仿佛海平面上银色的海市蜃楼。

我在十九岁那年的香料集市上遇见了伊斯坎。作为大户人家的女

儿，我和我的两位妹妹，艾欣和莉罕，不需要帮家里卖巴乌或是芸香^①。售卖庄园自产的香料并非我们的职责，这些活专门由庄园的看守人和他手下的一帮弟兄负责，我的父亲和弟弟提荷则在一旁监督。我记得马车载满肉桂树皮、打结的巴乌和一堆堆泛着红光的芸香核进城时的光景，我记得阿雷克上空的太阳刚刚升起时马车浩浩荡荡进城的光景……都记得。父亲和提荷坐在穿戴整齐的马背上领路，每辆马车都有两位工人走在马首两侧，一来是为了彰显父亲的权势，二来是为了抵御窃贼。母亲同我和妹妹们被安置在车队的最后一辆马车里，绿色的丝锦华盖为我们遮挡酷暑。金丝镶嵌的布料里透来一道宜人的光线，我们在崎岖不平的路途上边颠簸边闲聊。那是莉罕第一次去香料市场赶集，自然是好奇得不得了，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行至半途之时，母亲拿来了冒着蒸汽的甜香猪肉包，新鲜的海藻还有橘子汁味的凉水。马车跃过一个较大的凹坑时，莉罕把酱汁洒在了她的新金丝外衣上，艾欣开始数落起她来。外衣手肘和头颈处的橘子花是艾欣给绣上去的。母亲对着秋葵田望出了神，她仿佛置身在花海之中，丝毫不去理会她们。突然她回头看着我。

“我和你父亲是在秋葵田开花的季节相遇的。第二次见面他送了我一摞白色的秋葵花，我以为他一定是个穷小子呢。别的小伙子送女孩都是挑精心栽种的兰花，或者是名贵的布匹和金银首饰之类的东西。他却说我让他想起秋葵花丝般柔软的叶瓣。他居然能对一位年轻的姑娘说出那么可怕的话！”母亲咯咯地笑了起来。海藻丰富的汁水涌入我的味蕾，我淡淡一笑。母亲已经讲过很多遍她和父亲相遇的故事了。这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故事之一。他们在母亲常常来打水的小溪旁相遇，父亲当时正好从阿雷克采购完园艺工具，在回家的路上策马路过那条小溪。父亲是祖父的唯一的儿子，也是家业的继承人，但他和母亲直

① 巴乌在原文中为 bao，芸香在原文中为 etse，都是作者自创的植物。

到第三次见面才把彼此的姓名告诉对方。

“我其实已经把心许给他了，”母亲恍惚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只好想象自己同一位身无分文的男人在一块儿是什么样。我想要是和一位诗人成婚应该也挺不错的吧。但我却……”这句话像是信号一样，我们三姐妹异口同声地接着说：“同时收获了爱情和面包！”母亲用午餐盒的盖子敲打着我的膝盖。

“你们这帮没有分寸叽叽喳喳的野孩子！”她边笑边说，似是仍旧沉醉在回忆中。

或许正是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常沉浸在罗曼蒂克的幻想中。到达王公花园时，我正好看到了伊斯坎。

王公将他每一处香料集市旁的花园都开放给贵族家庭的女眷们参观。重活都落在男人的肩膀上，老爷们、少爷们，还有工人们在香港附近的香料广场上大汗淋漓地吆喝着自家的香料产品。五湖四海的商人们在这里络绎不绝，要买到凯伦诺克的香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为此他们得向王公支付一笔高额的费用。我们的香料在国外卖的价格根据距离来定，商人走得越远，香料卖得越贵。香料是立国之本，也是王公统治的基础。

当我们来到通往王宫花园的耳语门廊时，为了让其他马车的乘客先下车，我们在车上稍作休息。莉罕好奇地从马车里探出头来，打量着其他车上下来的女士们，艾欣立刻又将她拽回了车里。

“出生名门的姑娘可不能那样失礼！”

莉罕双手交叉，背靠车厢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母亲见状立刻说道：“生气可就不漂亮了。”这句话自莉罕出生以来，母亲就常挂在嘴边，因为莉罕是我们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就算没戴宽檐帽在大太阳里站一整天，或是碰到父母亲不顺她的意时，我见犹怜地大哭一阵，她的皮肤都一如既往地似玫瑰般柔嫩红润。她的头发乌黑浓密，泛着煤烟般的色泽，将她爱心形状的娇俏脸庞同那双炯炯有神的

棕色大眼衬托无遗，和我那稀稀拉拉的头发完全不好比。艾欣是我们三姐妹中长得最豪迈粗放的一个。父亲有时会开玩笑地说，他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我知道他这么讲毫无恶意，但艾欣听见后，心里很不好受。她也是我们三姐妹中最善良能干的一个。尽管我比她要大，可却总是她来照顾我、莉罕还有提荷。尽管祭祀祖先的事是由我这个长女来负责的，但我总是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那时候，总是艾欣替我长途跋涉，替我跑到坟冢那儿点烟上香，替我安抚祖先们的灵魂。唯一一件由我实实在在负责的事，就是看着那口井了。我负责井的日常清扫工作，井水必须保持干净、清澈，若有落叶或昆虫的尸体在井水里，我得用网兜把它们捞上来。我之所以能把这件事坚持下来，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们压根不知道井的秘密。

虽然我不像莉罕那样倚在马车车窗上，但从我在车厢里坐着的位置也可以看见许多马车外的景象。身穿名贵丝绸外套的姑娘们跨下马车，她们衣服上的宝石散发着光芒，头上还戴着重重的银链发饰。几位年轻的绅士从庭院里走了出来，他们脸上的胡子修得很齐，矢车菊色的衬衫搭配着宽松的白色长裤。他们搀扶着女士们从马车上下来，旁边的几个小女孩则拥上去给客人们戴上花环以示欢迎，她们很可能是王公各嫔妃的孩子。这些年轻的男子中有一位个子要比其他人高一个头。从他领口上绣的银丝图案，我可以推断，他在宫廷里的级别非常高，就快接近王公了。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深色的双眸神秘莫测。当我们的马车缓缓驶入花园门口时，正是这位男子为我们接风。他大步向前，伸出手来帮母亲下车。母亲优雅地弯了下脖颈，套上小姑娘献的花环。他朝母亲鞠躬作揖后，便转身回到马车旁。他看到了我，自然地抓起我伸出的手。他的手掌很干，很热，却十分柔软。他的嘴唇似绽桃般红润饱满，轻轻对我微笑着。

“欢迎您，卡比拉·马利克·琼小姐。”看来他的消息也很灵通。不过，从母亲佩戴九条银链的这个细节，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我们是琼

氏家族的身份。再者，紧随母亲下车的必定又是家中的长女，他能说出我的姓名也不算是难事。我小心翼翼地跨下马车，并未对他的微笑做任何回应，因为我觉得那样不合适。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说，“我叫伊斯坎·红塔·珍，乐意为您效劳。我在池塘旁给你们备了点心。你们一路奔波下来，一定觉得很热了吧。”我鞠躬以示谢意。他松开了我的手，转而搀扶艾欣下车，只不过这次他没有称呼艾欣的名字。可是当莉罕走出车厢的时候，他深沉的目光望着她的头发、她的皮肤还有她的眼睛，久久未能移开。

“来，莉罕，”我抓着她的手说道，“池塘往这边走。”为了不让自己失态，我只好再次对伊斯坎鞠了一躬，并尊敬地对他说：“见过珍。”

他还是继续微笑着，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拉着艾欣和莉罕往前走。锦罗玉衣的女士，撒满碎贝壳的步道，散发着迷人芬芳的花坛，手掌般大小的在花坛上流连忘返的蝴蝶，水晶般透明的喷泉池，万条垂下绿丝绦、宽无边际的遮阳树，眼前的所有无不让莉罕惊讶万分。母亲和其他哈里嘉家族的夫人一样，走在女儿的后头，路过其他夫人时，她便优雅地点头致意。我仿佛觉得，我们就好像穿着丝绸外衣的蝴蝶，在花园里翩翩起舞。

过了一会儿，花园便被我们甩在身后，前头马上就要到宫殿了，殿门外有个大大的珍珠池塘。莉罕的眼睛睁得超级大，她停下脚步，虔诚地小声说道，“我没想到宫殿如此之大。”

王公的宫殿是凯伦诺克最大的建筑物，没有人想象得出它有多宏伟。宫殿一共有两层楼，占据着花园北面的整片土地。宫殿的地面用凯伦诺克市开采的红色大理石铺成，整个建筑物的色彩因此独一无二。屋顶是黑色的，从花园通往宫殿的宽拱形门廊金碧辉煌。宫殿里安顿着王公、王公的女眷们、王公膝下数不胜数的孩子们，还有近百来号的护卫们。城里只能望到宫殿的屋顶，所以只有很少人能亲睹宫殿的风采。

我听说，宫殿直到现在还仍然屹立在那个地方。当然，它现在已

经废弃不用了。

池塘周围放着几张长桌，长桌上盖着镶金丝缎，丝缎上摆满了水果冷盘和加了冰块的茶茶壶，旁边还摆着糖腌鲜花和涂了蜂蜜油的馅饼。莉罕专心致志地望着宫殿和美丽的花园，没心思吃东西，艾欣和我则尽情地品尝起美味来。母亲遇见了几个朋友，便和她们坐在蓝花楸树下的长凳上攀谈起来，并吩咐小姑娘给她们端来提神的饮料。我突然看见一个蓝白色长长的人影，正慢慢靠近莉罕的身边。莉罕当时正傻傻张望着宫殿，一动不动的。人影原来就是下榻马车时的那位与众不同的男子伊斯坎。他用手给莉罕比划着什么，莉罕遂喜笑颜开。母亲的脸色沉了下来，我和艾欣一同叹了口气。

“我去处理这事。”我一边说一边快速走到莉罕面前。

“看，卡比拉，那边那个是王公的房间！”我走到莉罕跟前，莉罕开心地朝我介绍道，“伊斯坎住在宫殿里。他几乎每天都会碰到王公呢！”

伊斯坎低下头朝着她激动的脸庞微笑。这个男人这么喜欢笑吗？

“我能带你们参观一下宫殿吗？二楼除了王公和他的家室，闲杂人等是不能进入的，比较遗憾。但是底楼也有许多漂亮的房间。”

“卡比拉，行行好，我们去吧。”莉罕高兴得蹦蹦跳跳起来。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似是在提醒着她，哈里嘉出来的姑娘，举止应当端庄一些。她平静了下来，愣愣地望着地面。

“珍，您真是太客气了。但是我们两个未婚的姑娘家……”我故意把话说到一半，装作欲言又止的样子。他提的邀请实在有些过了头，我必须提醒一下他，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他瞪大那双褐色的双眼，露出一副受了惊吓的表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只身带你们前往！我肯定会叫上我的乳娘，陪护姑娘们一同参观的。”

莉罕的眼珠透过浓密的睫毛凝视着我。我抿紧嘴唇，注视着伊斯

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彩，他居然敢让我难堪！

“放心了吧。来，莉罕。”

我拖着步子跨上金色门廊的台阶。莉罕一路尖着嗓子紧跟着我。血红色的穹顶蔓过门檐，为我们遮荫避暑，我们在穹顶下等了一小会儿，很快伊斯坎和一位身着白衣的老妇人走了出来，老妇人的手搭在伊斯坎的手臂上。她僵硬地对我们点了点头，但伊斯坎却没有作任何介绍。他打开半扇大门，摆出请的手势，带我们进入宫殿。

“搞得好像是他自己的宫殿似的，”我小声对莉罕说道，但她已经只顾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接待大厅的大理石地砖，四周的壁画犹如巧夺天工般点缀着整片墙壁。乳娘坐在角落里的小凳子上，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伊斯坎对我笑着说：“如您所见，琼小姐。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如此庄严神圣。”

我哼了一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走到莉罕跟前，莉罕正在痴痴望着一幅画，画中有一艘小船，小船的前面是一座绿色的小岛，它正在暴风雨中航行。

“这幅画是利奥·阿克·提维·琪大师的作品。”

莉罕的眼睛慢慢睁大，“那这幅画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了！”“王公的藏品还有很多比这幅画的年代还久的呢。”伊斯坎温柔地说道。莉罕的脸上一阵绯红。她急急忙忙走到下一幅画前。

“你妹妹对艺术特别感兴趣，是吗？”伊斯坎走到我面前问道。我双手抱胸，两只手插在袖管里。要是母亲看见这一幕，一定会倒吸一口凉气的。坐在角落里的老妇人倒也皱起了眉头。

“她才不是呢。只要是好看的东西，金色的东西，或者是很贵重的东西，她都有兴趣。”我用温和的语气回答道，“只不过，父亲确实一直让我们感受经典的熏陶罢了。”“让我想想，您的父亲就是马里克·撒恩贵·琼。你们的庄园在西北方向，靠哈里木山对吧？”

他的回答让我十分震撼，我点点头以掩饰自己的想法。“嗯，没错，

不过其实没有到山那么远，我们距离哈里木山还隔着好几户人家的庄园。”我偷偷瞄了一眼他领子上的银丝图案，问道，“您在宫廷里是什么官职啊？”

“我是维齐尔大臣的儿子，我父亲是红塔·利恩·珍。”

我方才正准备沿着南墙慢慢欣赏壁画的，他的回答让我差点儿绊倒，我整个人怔怔地站着。维齐尔大臣的儿子！我居然如此盛气凌人地对待维齐尔大臣的儿子！我赶紧把手从袖管里抽出来，深深鞠了一躬对他说：“尊贵的公子。非常抱歉。我……”

他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我不喜欢一开始就告诉别人我的身份。这样我可以了解到人们对我的真实看法。”我匆忙地抬起头，正对上他的脸，他目若朗星，眼中泛着亮闪闪的光芒。

我噘起嘴巴说道：“你其实是想看到到底是谁不长眼，连您的身份都看不出来吧。”他老是这么捉弄我，我心里特别生气。但他像是以此为乐似的，在带领我们穿过会客厅之后，他细细地向我们讲解了每一件艺术珍品的来历，在这短短的一行中，他对我的关注丝毫不亚于他在莉罕身上停留的注意力。厅室内的每一件画作、雕塑、皇室家具和摆设，他都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他体内的知识仿佛就像取之不竭的源泉一般。我和妹妹不一样，我对艺术史情有独钟，这一路我听得特别入神，他的介绍都很对我胃口。伊斯坎介绍起这些东西来和捉弄我的样子大为不同，他叙述的方式让人觉得很舒服，语气特别自然，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唯一让我看不顺眼的地方，是他那种主人般的架势。他转过头看向我，全神贯注地向我介绍面前的这座玉雕，向我诉说玉雕背后蕴含的美妙历史。此时此刻的他，注意力全在我身上。我感觉自己变得特别重要，仿佛是他的知音一般。我的双眼几乎逃不开他深邃的目光。介绍完毕后，他推开金色的大门带我们走出宫殿，推门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启程回家。提荷跟我们一起回去，但爸爸还要再待上一天，他要把最后那份合同签了才行。提荷驾着货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工人们就坐在货车上，两名雇来的护卫守在我们马车后面。我们来的时候一路上吵吵闹闹的，回家的时候却十分安静。车还没出城门，莉罕便头靠着母亲的膝盖睡着了。我和艾欣则自顾自地静静地思考着。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能是在想我们前面某辆马车上晃着的一卷卷丝绸布匹。我的脑袋里全是那些经典名画、响着回音的金顶大厅、代表王座的永和殿还有宫殿背后三百年的历史，这些东西我以前在书里读到过，但是从来没亲眼看见过。每一幅记忆的画面里，都有一双棕色的双眼在专注地盯着我，他对着我微笑，昙花一现般的笑。我把身体背靠在枕头上，黑暗笼罩着大地。

自那天起，他的身影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父亲终于到家了，他和我们说了他在香料市场上的所见所闻，包括他见到的所有商人。父亲对他做成的买卖很是满意，钱袋里装满了钱币。到了傍晚，母亲在花园里摆上了菜肴，我们围坐在遮荫的拱顶下享用晚膳。仆人们拿来几个靠枕放在地上，父亲躺在靠枕上舔了舔手指上的油，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酒，他说，“我的几位大小姐，你们昨天开不开心啊？”我让莉罕先说，她叽里呱啦地把逛花园，游宫殿的事都一股脑说了出来，还提到了带我们游宫殿的那位迷人绅士，我就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父亲认真地看着莉罕，等到莉罕精疲力竭说完之后，父亲望着他的高脚杯陷入了沉思。“我回家之前碰上一个年轻人。他向我请求能否来我家做客，请求来看望一下我的女儿们，他和我说，你们在宫殿里共同度过了美妙的一天。”

我猛然抬起头，正巧对上父亲的目光。

“这是他的原话。他说的是我的女儿们。你们当中是不是有谁把他迷倒了呀？”